

评 书

明 英 烈

(取 襄 阳)

单田芳 述录
王俊明 整理

9.87



I239.87
20
2:2

(评 书)

明 英 烈

(取襄阳)

单 田 芳 述录
王 俊 明 整理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012750

内 容 提 要

《取襄阳》是评书《明英烈》的第二集。上接《武科场》，下接《战滁州》。本集主要情节是：朱元璋武科场脱险后，投奔舅父郭光卿。不久，他去襄阳贩乌梅，在梅马店招亲。因菊花会上题反诗，逃出虎口，在于桥镇起义称王。接着智取襄阳，胡大海搬兵，众将归附，最后战败元军，收降焦、向二将。

评 书

明 英 烈

(取 襄 阳)

单 田 芳 述 录

王 俊 明 整 理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102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7,700

责任编辑：耿 瑛 责任校对：郑 楨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86

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死而复生主仆见面
悲欢离合夫妻重逢 (1)
- 第二回 拒勒索好汉打无赖
献乌梅仇寇变恩公 (17)
- 第三回 菊花会智斗张玉
真武顶力劈陈伦 (31)
- 第四回 朱元璋纵崖逢义士
奋勇军徒手抗元兵 (47)
- 第五回 三兄弟沙场巧相会
二法官沛县抖神威 (60)
- 第六回 胡大海托孤张道士
朱元璋幸逢赛展熊 (75)
- 第七回 刘伯温神机妙算
朱元璋起义称王 (86)
- 第八回 首战告捷生擒张玉
出奇制胜计取襄阳 (99)

- 第九回** 投明主张玉接帅印
遇强敌二将中飞刀 (115)
- 第十回** 七雄山虎将会群杰
襄阳城义军战元兵 (133)

第一回

死而复生主仆见面 悲欢离合夫妻重逢

话说本书第一集说到脱脱想用飞铁鸟炸死众举子，可巧天降大雨，火器失灵，脱脱无奈收兵，众举子纷纷逃命。

单说朱元璋随人群闯出重围，天已昏黑，大雨滂沱，对面不见人。朱元璋呼兄唤弟谁也没有找着，无奈只好策马冒雨疾行。好不容易熬到风停雨住，天已大亮。朱元璋连人带马浇得象水鸭子一般，冻得他浑身发抖，上牙打下牙。他把马带住，往四外看看，只见一片旷野荒郊，不知是何所在？

朱元璋不由得一阵着急。回想起昨天弟兄们还在一块出生入死，一夜之间就颠沛流离、各奔东西，自己成了失群孤雁，好不令人伤心！倘若元人在此再有埋伏，恐怕自己性命难保；即便没有埋伏，我又到何处安身？朱元璋立马荒郊，左右为难。忽然，他觉得一阵昏迷，天旋地转，心里不住翻腾：不好，要闹病！哎呀，真要是病倒了可怎么办呢？在这个地方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岂不是陷入了绝境？朱元璋浑身瘫软，趴在马背上。这匹马以为主人叫它走呢，抖了抖鬃毛，无精打彩地向前方走去。

朱元璋在马鞍上趴了好半天，昏昏沉沉好象置身云雾之中。过了不知多久，他强打精神，抬头向前边观看，恍恍惚

惚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座庙。他心想：我先到庙中歇息歇息，找把火取取暖，烤烤衣服再说。他心里想着，这匹马已经到了庙门前。他挣扎着从马背上下来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扑通摔倒在地。过了好一阵，朱元璋心里才明白过来，哎呀，我怎么躺到大道上了？这要是遇上官兵不就没命了吗？他紧咬牙关从地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来到庙中。只见这座庙是个年久失修，破烂不堪的土地庙。孤零零的只剩一间大殿。庙门对着大道，和尚、老道一概皆无。里面的神像也都是缺胳膊少腿，残破不全。朱元璋挣扎着爬到神案前，就觉得一阵眩晕，二次又昏迷过去。

朱元璋正在昏昏沉沉之时，隐约约听见庙门外有行人说话：“哎，兄弟，这是谁的马呀？看，这上边还挂着一条枪呢，还有个包袱。”又听另一个说：“我听说昨天良乡县开仗来着，双方死了不少的人。甬问，一定是哪个人阵亡了，战马落荒跑到这来了。”头一个人又说：“这是活该咱哥俩发个外财呀。牵到集上，最少也能卖五十两银子。咱哥俩二一添作五，怎么样？”“对，就这么办！”“吁——驾！”踏踏踏——把马牵走了。朱元璋一听马被人牵走了，心想可坏了！牵走我的马这不等于要我的命吗？马没了我可怎么走哇？他想喊他们把马留下，可是干嘎巴嘴就是不出来声。朱元璋这一急非同小可，气堵咽喉，两眼一翻又背过气去了。朱元璋昏死在庙内，如果再不来人，眼看就要气绝身亡。

俗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从大道上来了两个人，衣衫褴褛，一个手中提着瓦罐，另一个拎着一个竹筐，直奔土地庙而来。看上去这俩人的年纪仿佛，都在

三十岁上下。提瓦罐这个先说话了：“兄弟，我今天的运气真不错，撞上一家娶媳妇的。我进去一道喜，管事的二话没说，先赏了半吊钱，又给了我半盆折摺。你看看，瓦罐都快装不下啦。净是肉哇！瞧，里边还有肉段、丸子、辣子鸡呢，可把我乐坏了！”说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个瓶子来，“你看这是什么？一斤烧酒！这是我拿要饭钱从烧锅买的，原浆二锅头。今儿晚上咱俩好好过过瘾，解解馋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另一个笑着说：“大哥，真是巧极了，我的运气也不错。前边有一家搬家，大车陷到泥里，好几个人弄不出来，我一看，光着脚就下水了，帮他们扳着车辕往上拽，一叫劲就把车拽上去了。这家的主人高了兴，从车上给我拿下二十多个白面馒头，还有一包烧羊肉。你看，我这筐也装满啦。那个主人又谢了我半吊钱，我说不要，人家非给我不可，这不，钱在怀里呢！嘿嘿……”

两个人连说带笑来到庙前，发现庙门开着，一个就说：“嗯？谁把门给推开啦？好象有人进来了。”说着，他二人进门来到殿内。低头一瞧，都愣住了：“妈呀，这是谁死到这啦？”两个人东瞅瞅，西看看，见四外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到神案上。其中一个人蹲下身，用手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、手腕和心口窝。他一摸心口还有点热气，手腕还有脉搏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“兄弟，别害怕，这个人还没死定，大概还能缓过来。来，你帮我把他搁起来，呼唤呼唤。”两个人把朱元璋搁着坐起来，一个扶着肩头让朱元璋靠在自己身上，另一个把朱元璋的腿给盘上，然后抓住胳膊一边不住地轻轻摇晃，嘴里一边不停地呼唤：“醒醒

吧！我说，醒醒吧！”后边这个人也伏在朱元璋的耳边呼唤。

就这样连摇晃带呼唤，慢慢地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来，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。那俩人一看都乐了：“行啦，死不了啦！赶快把他的湿衣服脱下来烤烤，把咱的破衣服先给他披上。”两个人把朱元璋的湿衣服扒下来，又把破干衣服给他披上。然后，又从桌子下边取出些干树枝和破木头，用火镰点着了两堆火。工夫不大，衣服烤干了，地也烧热了，他俩给这种热地起了个名字叫“八宝得胜炕”。他二人把朱元璋轻轻地抬放到热地上，二次把干衣服给朱元璋换上，又把瓦罐吊好热上。等把菜热好了，从桌下边又取出一只破碗，盛了一碗热汤，慢慢给朱元璋灌了下去。过了不大工夫，朱元璋就把眼睛睁开了。其实，朱元璋并没有多大的病。不过是连日的劳累，加上两天多水、米没进，又被大雨浇了一天一夜，连累带饿，疲劳过度，虚脱了。还得说他二十多岁正当年，又有武功底子，火堆一烤，加上一碗热汤下肚，逐渐就苏醒过来了。他睁眼发现面前两个形同乞丐的人，挣扎着要起来。那俩人赶紧捺住他：“壮士，你刚见好，可别受了风，多躺一会儿吧！”朱元璋问：“是二位救了我的性命？”

“可不是么，要不是我们俩回来得是时候，再过一宿你的命就交待啦。”朱元璋听罢连连点头，心中无限感激：“二位恩公，若非恩人相救，焉有我的命在！二位就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！”二人齐说：“哎呀壮士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请问壮士你是哪里人氏？看你的穿着打扮不象是个平常的人，你如何落到这般光景？”朱元璋口打唉声，就把入京

城夺状元、中暗计、闯重围，以至众兄弟失散，自己落荒到此，战马被人牵走，一着急昏厥过去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这两个人伸着脖子听完了，又问：“那么，你家住哪里？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乃安徽凤翔府人氏，姓朱名叫朱元璋。”两个人一惊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又问：“有个朱元龙你认识不？”朱元璋也是一愣，心说，朱元龙是我当初的名字，已经多年不叫了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“朱元龙也是我。”朱元璋一说不要紧，就见这俩人哎呀一声，双膝跪倒：“少爷呀，我们可把您找到了！您叫我们找得好苦哇！”说罢放声大哭。这一哭可把朱元璋闹糊涂了，心说：少爷，谁是少爷？我从小没爹没娘，七岁到皇觉寺当小和尚，十二岁在马家寨给人家放牛，穷得叮当响，怎么当的少爷呢？不用问，一定是他们认错人了：“二位不要哭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”“哎呀我的少爷，一点都不错，我们提个人您认识不？”“哪一位？”“此人家住安徽滁州府北门里，姓郭名叫郭光卿。”“哎呀！”朱元璋听罢心中一动：怎么不认识呢，郭光卿不是我亲舅舅吗！“二位，郭光卿是我的舅父。”“对啦，他老要是您舅父，我们管您叫少爷还有错吗？跟您说，我们俩是他老手下的家人，我叫郭福，他叫郭禄。”

书中代言，原来朱元璋自幼父母双亡，随姐姐朱玉环长大成人。他有个亲娘舅叫郭光卿，住在滁州，生活也很困难，虽然是至近的亲戚，怎奈他自顾不暇，也无力相助。后来郭光卿做了几份买卖，发了财，成了滁州府有名的富户。自从元兵火烧乱石山陆庄之后，朱玉环无处安身，就投奔滁州舅舅家中。郭光卿一听说外甥朱元璋下落不明，十分担忧。

有道是亲亲相顾。郭老员外日夜挂念外甥的下落，就派家人郭福，郭禄二人带着许多银子到处寻找朱元璋。谁知他二人偏偏在路上遇到了土匪，钱财衣物被抢劫一空。还好，总算没把命搭上。两个人也不敢回滁州了，怕见到郭光卿不好交待。后来，只落得沿街乞讨，成了叫花子。今年夏天他二人流落到燕京附近，就住在这座破庙内。白天上街讨饭，晚上就在庙中过夜。想不到今天在此巧遇朱元璋，郭福、郭禄喜出望外：“我的少爷呀，要不是今天巧遇，我们俩这辈子就回不去滁州啦！”朱元璋也很高兴，心想，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啦：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哪！郭福说：“少爷，这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到滁州再说吧。”朱元璋说：“我的身体现在还很虚弱，先将养两天再赶路吧。”郭福、郭禄点头说好。

书说简短，三天后朱元璋身体复原，主仆三人这才上路，直奔滁州而来。朱元璋怕遇上官兵多有不便，于是绕开州城县府，尽量从僻静之处通过。一路上全仗郭福、郭禄讨饭为生，直至入冬才来到滁州。郭福先进府报信，郭光卿听说把外甥朱元璋找到了，老员外非常高兴，亲自迎出门外，朱元璋见过舅父，进门后，又见到姐姐朱玉环，姐弟二人抱头痛哭。郭员外叫朱元璋沐浴更衣，全家才吃团圆饭。边吃边谈，朱元璋从乱石山结拜一直说到武科场脱险，郭光卿连连点头。从此，朱元璋便在舅舅家中安下身来。

朱元璋从小受苦，没过过安静舒服的日子。自从到了舅舅家之后，可享了福啦。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鸡鸭鱼肉，喝的是茗茶参汤，住的是凉台暖阁。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

使奴唤婢，真好比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平日朱元璋很少出门，抓紧时间刻苦攻读。什么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他都读透了。特别是兵书，看得更多。有孙武子的《孙子兵法》，韩信的《练兵操典》，白起的《十阵图》，姜尚的《车战篇》，黄始公的《三略六韬》，乐毅的《治军辑要》等。还有张良、萧何等一些古人的名著。看不懂的地方就向舅舅请教。俗话说，开卷有益呀，日积月累，朱元璋的学问和知识可真提高不少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能抽时间练习武艺，不管是酷暑严寒，还是刮风下雨，他也从不间断。后来，他还收下何二愣、范永年等十个徒弟，朱元璋领着他们天天习武，还把自己发明的小洪拳传授给了他们。

郭光卿是一个世事通明，目光远大的人。他看透了，大元朝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。另外，他通过茶余酒后和朱元璋谈古论今，议论时事，发现朱元璋绝非平庸之辈。他对外甥的胆略和见识十分赏识。郭光卿对外假意逢迎官府，捐款纳税无不为首。私下里却暗中联络有志之士，察访政局的变化，伺机而动。

光阴似箭，一晃三年过去了。朱元璋感到心头烦闷，十分思念失散的弟兄。不知他们几个流落何处去了，生死祸福如何？真是心乱如麻，坐卧不宁。郭光卿发现外甥闷闷不乐，当晚便把他叫到书房，细问究竟。朱元璋述说了自己的心事，郭光卿随即给他出主意说：“最近风闻湖北一带很不平静。许多义军揭竿而起，看来民心思变，元朝的破灭，势所必然。过些天你可以贩卖酸梅为名，到襄阳去一趟。一来察看民情；二来寻找失散的弟兄；三是联络湖广英雄，看准

时机，就可以揭竿而起。其中一切费用，我都包下，你看如何？”朱元璋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当下和舅舅定妥。郭光卿择良辰，定吉日，挑从人，备船只，做好了行程的一切准备。这一天，朱元璋带着何二愣、范永年等十个徒弟，拜别了舅父舅母、姐姐、外甥，扯篷扬帆，直奔襄阳进发。一路上饱览了长江两岸的壮丽风光，真是山青水秀，风景如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同时，朱元璋也看到沿途的百姓遭受苦难，哀鸿遍野，逃荒结队，乞丐成群，沿江一带的码头上卖儿卖女者比比皆是。朱元璋看在眼里，不由得义愤填膺，对元顺帝的残暴统治愈加切齿痛恨。

这一天上午，日上三竿的时候，朱元璋所乘的三桅大船靠近了襄阳府北关码头。船夫们抛锚搭跳，撒篷解缆，大船徐徐靠岸。朱元璋跳上岸去，只见码头上人声嘈杂，熙熙攘攘。行人车马密如蝼蚁，大船小船挤满了码头，桅杆就象田野里的高粱一般。接亲送客的人群，擦肩碰臂，拥挤不堪。大街上，店房饭庄十分兴隆。接站的伙计们手中都提着红灯笼，上边写着店铺的字号，什么“悦来店”、“吉顺店”、“天德客栈”、“迎宾老店”……五花八门，字号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伙计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人，一个个不停地喊叫，招揽顾客：“老客住店吗？住我们吉顺老店吧，我们那儿：房间宽敞，侍候周到，被褥干净，吃住方便。”还有的伙计扯着脖子喊道：“老客们别走了，住我们悦来店吧！我们那儿：屋子干净，价钱便宜，没苍蝇，没蚊子，没跳蚤，没臭虫，没蝎子，没耗子。内有饭庄，通宵营业，备有车马，管接管送。住十天以上九折收费，住一个月的八折。便宜呀

便宜，快来住吧！”朱元璋等人择选了一家梅马招商店落了脚。店房的伙计先套车把众人接到店里，又帮着何二愣他们把船上的酸梅都卸下来，又雇了二十辆大车，将五万斤酸梅拉回店房入库。当晚休息不提。

这家梅马招商店在襄阳城的东大街闹市中心，门前左右都是买卖铺户，十分繁华。这个店也比较讲究，前后九进院落，青堂瓦舍，方砖铺地，又清洁又肃静。朱元璋在二进院包了一个院套。上房两间，配房五间。他自己住正房，何二愣等人住在配房。这院中栽着很多花草，香气四溢，彩蝶纷飞，沁人肺腑，环境很是幽雅。

朱元璋给大伙放假三天，他领着徒弟们游古迹，逛街市，洗澡看戏，玩得好不痛快！到了第四天才开始推销酸梅。哪知买卖行情很不遂意，几乎无人订货。朱元璋不免心中焦急。这五万斤酸梅，本钱就得上千两银子，加上一路人吃马喂，食宿店账，花销又很大。眼下天气又十分炎热，雨水也多，酸梅要是烂了，整个就得赔进去。虽说舅父有钱，不在乎这些，但总还是不赔的好哇。朱元璋再三催促何二愣、范永年，快加紧联系推销。他们前后又跑了七八天，仍是一家订货的也没有！又过了几天，库里的酸梅开始腐烂。朱元璋赶紧带领众人，又搬又挪，连晾带晒，一天忙到晚，累得腰酸腿乏，龇牙咧嘴。朱元璋也愁得唉声叹气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又赶上一件倒霉事：襄阳一带闹开了瘟疫。发病的人浑身发烧，上吐下泻，而且传染得十分厉害，一病就是一家子。这种病俗称“窝子病”。结果不出十天，全城内外十家有八家都得了病。朱元璋和徒弟们也没能

幸免。真是越渴越吃盐，越热越加棉。病先是从何二愣、范永年身上发起的：这天，何二愣觉得肚子疼，一连跑了几趟厕所。范永年第二天也趴下啦！第三天，那几个兄弟也来劲了，师兄弟换班上厕所。

徒弟们没好呢，师傅也病倒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朱元璋还能咬牙挺着，可是，俗话说，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呀！您想，一宿功夫跑十八趟厕所，谁受得了哇！第二天，朱元璋的腰也弯了，眼眶子也塌啦，脸也青啦，精神也没啦。天刚放亮，他从茅房出来，两腿发颤，两眼发黑，差点没摔倒。他只好手扶着墙，慢慢往回挪。当他路过存放酸梅的库房时，无意中一提鼻子，就觉得酸梅的清香味沁人心肺，清凉爽神。而且越闻越好受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朱元璋便取出钥匙，把库房打开，从筐里抓一把酸梅，一边闻，一边吃。您说怪不？吃完酸梅，也不吐啦，也不泻啦。瘟病不治而愈。朱元璋恍然大悟，原来酸梅能治瘟病。他马上叫徒弟们都吃了，果然都立竿见影，药到病除。住店的老客们听说酸梅能治瘟病，都纷纷来向朱元璋乞讨。总之，谁吃了谁好。可了不得喽，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，一下子传遍了襄阳城。人们奔走相告：“快到‘梅马招商店’找滁州的朱老客买酸梅去吧，回来一吃就好。”哎呀，一时间，买酸梅的顾客拥挤不堪，这下朱老客的买卖可开张喽！朱元璋和徒弟们简直都乐颠馅啦，马上决定：酸梅提价。本来推销不动的东西，现在成宝贝了。不论斤卖，论个儿卖啦！俗语说“货卖用家”，又道是“缺者为贵”。别说论个儿卖，这会儿就是切着卖也有人买呀。几天的工夫，五万斤酸梅几乎一扫而光。朱元璋

决定留下仅剩的两筐，以备急用。大概一算，收入的银子，超过了本钱的几十倍！师徒十一人别提多高兴了，摆酒设宴，庆贺了两天。师徒们尽情玩乐不提。

且说朱元璋，这天晚上没有睡意，在上房屋里把灯拨亮，打算拢拢账。因为本钱是舅父拿的，所以，不论赔赚，账目总要清明如水，不能糊里巴涂。大丈夫财帛分明，这是考察人品好坏的一条。朱元璋坐在灯前，一边翻阅账本，一边打着算盘，边算边记。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只听算盘珠“噼哩啪啦”地响动。正在他聚精会神算账时，突然，从后窗外闪过来一个人。这个人蹑足潜踪，来到窗下，隔着缝隙往屋内看了半天，接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把窗户纸捅开，“叭！”扔到屋里来了。朱元璋吓了一跳，猛回身喝问：“谁？”停了片刻，窗外没有动静，朱元璋把笔放下，定了定神，心中暗道：“难道有贼？”借着灯光他忽然发现了扔进来的那件东西。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张字柬，里边包着一块石头。朱元璋忙把字柬打开，揉揉眼睛，在灯下仔细观看，只见上写着几行娟秀的字迹：

鸳鸯两分离，
相会恨无期。
一别整十载，
妾泪濡裳衣。
生当复归来，
欢娱在今夕。

落款处工整地写着一个“媛”字。朱元璋看罢，热血沸腾，思绪万千，多年前的往事不禁涌上心头……

朱元璋想起什么来了？小孩没娘，提起来话长啊！前边说过，朱元璋自幼失去双亲，由于生活所迫，七岁时便到皇觉寺当了小和尚，十四岁到马家寨，给大财主马洪家放牛。马洪是个十分苛刻的人。朱元璋放五十头牛，只管吃穿，不给工钱。说是牛倌，其实什么杂活都干。扫院子、打柴、涮锅洗碗，买东西，跑腿学舌，里里外外一天紧忙活。就这么干也讨不出好来，经常挨打受骂。但是，寄人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只好咬牙忍着。

那年冬天，冷风彻骨。都进腊月了，朱元璋还穿着单衣服，夹鞋片，手脚都冻肿了。因为他属于半拉子，所以不给房子住，春夏住马棚，冬秋住牛厩。晚上他冷得实在受不了，就挤在两头牛中间取暖。有一天早晨，雪花漫天。快到五更的时候，宅院楼上的一扇窗户开了，从窗子里露出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影，见她仰看漫天的飞雪，若有所思。她是谁？她就是马洪的独生女儿马玉媛。马玉媛年方二八，知书达理，为人正直，性格爽快，马洪对她也爱如掌上明珠。富门闺秀，年逢芳龄，不免闲来寂寞。这天早晨起得挺早，见外面飞雪，便推开楼窗观赏，以解心头的寂闷。无意中她眼光扫过牛厩，看见正蜷缩在牛群中睡觉的朱元璋了。马玉媛不觉心中一动，这不是我家雇的牛倌吗？看冻得多可怜！她心中又暗暗埋怨起爹爹马洪来，十冬腊月的，连件棉衣都舍不得给人家穿，这么冷的天，还不把人冻坏啦！越想越觉得牛倌可怜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命丫环把衣箱打开，取出自己那件大红缎子面，玄狐的斗篷，叫丫环下楼去给朱元璋盖上。丫环知道小姐的脾气，不敢多言，便拿了斗篷到牛厩轻轻地盖在